

李亮节 他的歌唱进了天津人心里

本报记者 何玉新



李亮节

天津人，曲艺摇滚创始人。创作歌曲《大饼卷一切》《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》《公子向北走》等。出版个人原创专辑《大饼卷一切》《天津娃娃》《孤独的秋千》《似曾相识的人们》等。

到的那点儿感觉又悬空了，他突然奇想，干脆自己弹三弦。“我买了一把中三弦，装上拾音器、背带。我不会弹，就按吉他的把位定音，按吉他的指法练，自己鼓捣了十天，背着三弦去演出，唱歌时甚至用了吉他的变调夹。”

一背上三弦，就撂不下来了。演奏三弦并不容易，没有一两年绝对练不出来。李亮节左手按吉他和弦，右手拿吉他拨片，三弦变成了他自己的乐器，演出时又穿上了大褂，传统的韵味更足了。2013年，他给天津相声广播写了“台歌”《说学逗唱》，电台总放，认可他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李伯祥、魏文亮、刘俊杰等老艺术家在中国大戏院办了一场《笑的晚会》。许健找到李亮节，两人合唱《天津娃娃》，博得满堂彩。许健是刘俊杰先生的徒弟，演出结束后，他对李亮节说：“师父喜欢你。”李亮节也非常崇拜刘俊杰先生，借着这个机会，拜入刘俊杰先生门下。他听师父说“包袱”怎么设计，怎么揣摩观众的心理，也包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为人处世之道，潜移默化学到好多东西。时间长了，李亮节觉得开了窍，创作、表演渐入佳境。

唱遍天津大街小巷 深度呈现天津性格

李亮节一直在琢磨：如何让一首歌既能赞美天津，又不喊口号、走形式？所谓寓教于乐，受众肯定不喜欢听口号，他们需要好玩儿、好听的歌。曲艺、历史、民俗、美食，都是天津的特色，找到这些细节，问题可能就解决了。“比如有一年，我为天津春晚写一首《天津有味》，就避开了唱高调；我给山海关汽水写过一首歌，歌词里有一句，‘今天，明天，像那瓶好喝的山海关’，山海关汽水是天津人记忆中忘不了的滋味，听到这儿，我相信大家都能回忆起那个味道。”

《大年初二》是李亮节最触动人心的一首歌。“那一年的大年初二，雪下得特别的大，你爸和你妈带着你，要去你姥姥家。你爸骑着自行车，咱爷那叫‘大二八’，前边大梁上驮着你，后椅架上驮着你妈。你爸穿着呢子大衣，那领带还是红色儿的，鸡心领的毛衣白衬衫，其实是个假领子啊。你妈拎着两盒点心，一盒白皮儿一盒萨其马，给你姥爷带了俩瓶直沽酒，还带了俩条恒大……”

得一个官职——户部江南司郎中。我母亲的祖父韩瀚鹏，毕业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，人荣禄幕府任职，娶了“乡祠下家”卞煜光的女儿卞珩昌。

乡祠下家是天津新八大家，过去《天津地理买卖杂字》有记载：“天津卫，有富家，估衣街上好繁华。财势大，数下家，东韩西穆也数他。振德黄，益德王，益照临家长源杨。高台阶，华家门，冰查胡同李善人。”下家以隆顺号货栈发迹，又开办了棉布庄、海货店、当铺等。第四代卞树榕研究药理，制作丸散膏丹，开设药局，后靠着隆顺号、隆聚两家商号成为天津商界翘楚。

我母亲的祖母卞珩昌，深眼窝，高鼻梁，面容清瘦，神态端庄。家里家外，但凡有事，任凭祖父怎么说，祖母坐在炕上纹丝不动。等祖父发过火了，她才开口，说一句话是一句。

旧时的天津，世家之间互相联姻，结成蛛网般的社会关系。卞珩昌的一个妹妹卞璋昌嫁到了长源杨家。这样一来，韩家与杨家也成了姨表亲。此外还有姑表亲，我很早就发现母亲的“表叔数不清”，比如来往多、名气大的袁复礼、袁同礼。二人与他们的堂兄袁敦礼时称“袁氏三礼”。袁韩两家结亲，我母亲称呼袁复礼、袁同礼为“二表叔”“三表叔”。

韩家、下家、杨家、袁家的后人都有一大堆表兄弟、表姐妹，有如《红楼梦》里四大家族贾、史、王、薛相互关联，姑表亲、姨表亲数不胜数。由此可见，中国传统亲情社会盘根错节的关系网，正是以七大姑八大姨作为铁干虬枝而伸展的。

韩家与仕宦书香望族严家也有联姻。韩瀚鹏有一位姐妹韩静茹，嫁给

对话李亮节

大饼真的可以卷一切 可以卷上天和地

记者：最早知道自己要上春晚是什么时候？当时心情如何？

李亮节：去年年底，我接到导演的电话，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晚会录制。然后到1月15日来了正式通知，我才知道是央视春晚。没想到咱们天津方言的歌能登上春晚舞台，感觉自己特别幸运，能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上，向全球华人展示咱们天津的方言、天津的地域文化、天津的美食，我觉得特别荣幸、自豪。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天津，来天津旅游，感受天津的魅力。

记者：如何评价《别开生面》这个节目？

李亮节：这个节目其实非常复杂，不是说单纯几首歌曲的联唱，而是一个整体，既体现了传统美食文化，又运用了现代的声光影像技术，节奏也非常饱满。这个节目对演员的表演和背景画面的配合度要求特别高，排练了很多次。

记者：您唱的这几句歌词是怎么确定下来的？

李亮节：我一共唱了六句，出自我之前创作的四首歌曲——《津津有味》《大饼卷一切》《逗你玩》和《钓鱼》，可以说是我这些年和天津有关的歌曲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。歌词经过反复修改，最终浓缩了天津人的幽默乐观、包容豁达。

记者：《大饼卷一切》是您的代表作，这首歌里面包含了一种我们常说的天津人包容的性格，能否再谈谈这首歌背后的故事？

李亮节：郭德纲老师唱过一首《公道老爷劝善歌》，又叫《百忍图》，是一首传统小调。我师父刘俊杰先生给我说过这段作品，我据此旋律创作了《大饼卷一切》。2023年，我用《大饼卷一切》的调调又写了很多故事，参加过各种晚会的录制，有唱三次的，有唱丰收的，有表现农民工画家励志的，有村干部带着村民练瑜伽的，有公益直播带货的，有社区春晚老年人蹦迪的……今年还会有更多的故事要讲，大饼真的可以卷一切，可以卷上天和地。我觉得，天津可以表现的东西足够丰富，把天津的内容做好了，把天津的文化吃透了，包括历史的、当下的、传统的、时髦的，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

记者：《别开生面》包括了陕西、上海、四川、天津、广东等地的面食，同时也以各地的方言唱出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展示天津话时您有哪些想法？

李亮节：陕西人说话发音就带着音韵、带着韵，但天津话不一样，天津话发音有点儿硬，很难揣到音符里，只能半说半唱。关学曾先生的北京琴书，“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”这一段，给了我很大启发。比如我用天津话半说半唱，“我从小在天津土生土长”，这种感觉就出来了。有时候我想，像我这样一直唱下去，也许有一天真能唱出个“天津大鼓”来。

龙年春晚，张艺谋执导创意年俗秀节目《别开生面》，演绎面食里的大中国，陕西、四川、天津、广东等地的特色年味儿随着歌舞表演逐一亮相。《繁花》主演胡歌、唐嫣、辛芷蕾、陈龙用上海话唱排骨年糕，呈现出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气。

在这个节目中，天津观众印象最深的，莫过于李亮节用天津话唱的天津风味小吃和百姓生活：“十八街的麻花，包子狗不理，耳朵眼的炸糕，好吃吃不腻；二他妈妈，你给我烙俩糖饼，我钓鱼去；嘛玩儿？我逗你玩，逗你玩！吃嘛嘛香好身体，大饼卷着那天和地……”底蕴深厚的百年老字号，在全国观众面前再度亮相，不仅承载着岁月记忆，更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，展现出天津的特色与魅力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在天津这方水土长大的孩子，可能骨子里都有曲艺的基因。李亮节年少时喜欢弹吉他，后来接触到曲艺，体内的基因一下子被激活了。他借鉴京韵大鼓、京东大鼓、铁片大鼓、天津时调、天津快板、太平歌词、相声等多种曲艺形式，穿上大褂，弹起三弦，创作出一系列特色鲜明的“天津曲艺摇滚”，唱出了天津市井的纵横交错，也唱出了天津老百姓的温情善良。熟悉他、认可他、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，人们评价他的歌：“唱到了天津人的心里，太给天津人提气了！”李亮节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越来越大。谈到这次上春晚，他说：“我没给咱天津的老少爷们丢脸，往后我还得写更多大家喜欢的歌。”

在石家大院长大 受传统文化熏陶

上世纪70年代，李亮节出生在小白楼安善里，一幢联排小二楼。那是他奶奶家。“我爷爷奶奶就在这幢小洋楼里结婚。爷爷是塘沽东沽人，干过船务、货代，跟外国人打交道，还能说点外语。”李亮节的父母是天津师范学院（今天津师范大学）的同学。大学毕业后，母亲分配去了杨柳青一中，父亲分到卫国道中学。杨柳青属于当时的西郊区，想来市里只能坐153路公交车，在漫长的西青道上开老半天，西站是终点站，下车后还得再倒车。实在太远了，婚后只能两地分居。李亮节儿时住在奶奶家，每天盯着墙上的月历牌，月历牌上的字一变绿，母亲就要回来了，一变红，他就哭个不停。

后来父亲也调到了杨柳青一中。现在的石家大院，那时是杨柳青一中的校舍，教师宿舍也在大院内。李亮节在石家大院长大，对杨柳青有一种特殊的情结。多年后，他写了一首歌《过年的画》：“我小时候肥不仑呱儿，是一个胖娃娃，我妈说我长得特别像，那张杨柳青年画。过年的时候穿着新衣裳，嘴里吃着糖瓜，小红炮总是舍不得放，掰开了玩吡花……给我一张杨柳青年画，不知不觉都在长大，无声无息年又来了，又多了几根白发。给我一张杨柳青年画，不知不觉想起了她，忽然之间想到了，曾经那些最美的年华。”这首歌也是纪录片《过年的画》的片尾曲。

童年记忆中，李亮节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。他回忆说：“南开区鸿源里有一个大四合院，进院儿后靠左边的一排房子，是我姥姥

家。比起去奶奶家，我更愿意回姥姥家，因为奶奶家是楼房，上楼后把门一关，就显得有点儿冷清。姥姥家的院子里有花有草，门口还有天津小孩儿最喜欢的门墩儿。小小子儿坐门墩儿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。我表哥和我，两个小小子儿特别愿意在那儿坐着。”

高考落榜，李亮节一时找不到工作，索性在奶奶家跟奶奶做伴儿。“从18岁到28岁，是我人生中‘退休’的10年，天天什么也不干，就是陪着奶奶，早晨给她买早点，沏茶，然后再出去买菜，回来做饭，冬天生炉子，下午陪老太太打麻将……”李亮节喜欢上了弹琴，报吉他班上课，但奶奶嫌他烦人，不许弹出声音，他只能在奶奶出去打牌时才敢大声练琴。

后来李亮节当过宾馆的行李员，在乐园筑波游泳场干过一夏天救生员，在一家服装厂当过保安，也去歌厅里伴奏，弹贝斯。2003年，他在小海地东江道市场开了“星光吉他行”。开琴行认识了不少喜欢音乐的人，开始组建摇滚乐队，报名参加天津市的一次比赛，排练了一首他写的歌，歌名叫《普通人》，结果拿了第一名。

自弹三弦唱摇滚大鼓 拜师刘俊杰学传统艺术

那次获奖并没有给李亮节带来什么改变。东江道市场重新规划，琴行干不成了，一个打鼓的朋友开了家花店，也接婚庆的活儿，让李亮节去当司仪，主持一场婚礼给200块钱。李亮节看了很多婚礼录像，借鉴其他司仪的优点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能“现挂”抓哏，跟说相声差不多。他还干过“路演”。那时很多厂家、商场在马路边搭台，搞促销抽奖表演，他租来音响设备，一手托两家，分头跟演员、厂家谈价。最忙的时候，早晨5点起来，租车去武清、静海、宝坻演出，晚上还要去酒吧唱歌挣钱。业务越多，他心里越高兴，因为在那个时期，这是必然的谋生手段。

李亮节一直坚持写歌，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创作方向。直到2006年，他的创作灵感被传统文化激活了。“我认识了一位大鼓演员，看她演出时我想，这非得拿三弦伴奏吗？用电吉他伴奏可能也不错。我帮她编了一段摇滚版的《风雨同舟》，配上吉他和弦。后来又写了几首歌。我们的乐队叫‘岩石乐队’，在中国大戏院办了一场摇滚曲艺演出。”

因为主持婚礼说话太多，李亮节的嗓子坏了，做了声带手术，术后嗓音变了，但歪打正着，学刘文斌的京东大鼓《拆西厢》学得特别像。朋友介绍他拜了一位师父，是刘（宝全）派京韵大鼓名票赵桐光先生，人称“小刘宝全”。“老爷子挺厉害的，喜欢鼓曲的人都知道他。通过跟他学习，我对曲艺也有了一些心得。”

接触曲艺的初期，乐队的伙伴都认为李亮节的这种方式不行。鼓手说，我得吃饭，自己开琴行去了，吉他和手和主唱也走了。他只好重新招募乐队，“演出很不理想，我也还不太会唱，鼓曲的筋儿、劲儿、尺寸拿捏得都不太对。”

2010年，相声演员许健帮李亮节找来弹三弦的吴斌，排演了一首歌：《做个有钱人》。有了三弦，演出比以前顺畅多了。李亮节写了《天津娃娃》，再唱时，台下有人喊好儿。但没过多久，吴斌去名流茶馆说相声，忙不过来，李亮节刚刚找



枢纽。到了清代，海运和粮食贩运业继续发展，长芦盐运使署也从沧州迁到天津城内鼓楼东街，使得天津又成为盐业聚集地，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。天津八大家中，主要依赖盐业发家的有高、黄、杨、张四家，依赖粮业发家的有石、刘、穆三家，主营海运业的只有一家，就是韩家。

韩家祖籍安徽望江，先祖北上创业，借河海通津的优势，开设天成号商行，经营近海运输，来往东北贩运粮食。清代乾隆至咸丰初年，天成号养海船99艘，几乎垄断了天津当时的海运业，被称为天津的“船王”。韩家还兼营海上货物保险，开设银号。当

铺，一般海船业主力与之抗衡。

韩家从祖上起就在天津城东门外三岔河口附近居住，又称“东门外韩家”。当年，天津东门外沿河马路玉皇阁至天后宫之间的房屋，几乎都是韩家的产业。韩家祖宅院落开阔，有一个大花园。门楼前空地上总停着数十辆马车，两人一抱的大红灯笼高悬在门楼两侧。早年这一带的渡口，浩浩荡荡停满了韩家的海船。

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陷天津。《北京条约》签订后，天津作为通商口岸被迫开放。1872年，李鸿章发起成立轮船招商局。天成号传统的木船运输生意，在钢铁货轮以及先进航海技术的冲击下，在官办轮船公司的挤压下，颓然败下阵来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占领天津，抢掠城厢，韩家老少逃到亲戚杨柳青石家避难，劫后还家，发现家财被抢抢殆尽。韩家从此一蹶不振，成为天津八大家中最先凋敝的一家。

七大姑八大姨 形成传统亲情关系网

在韩家祖业尚未完全崩塌时，韩家有一支长房，即我母亲的曾祖父韩荫菜，金榜题名中进士，在朝廷里觅

讲述

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，展现风云际会的历史图景

清末天津八大家后人的命运

口述 徐泓 整理 何玉新

徐泓是北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，有过三十多年的记者经历。作为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的“天成号韩家”的后人，她经过两年时间的采访、梳理，完成了《韩家往事》一书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该书借由信件、日记、老照片和访谈，再现了韩氏家族所经历的百年兴衰，以个体叙事的方式展现风云际会的时代，勾画出多层次、立体化的历史图景。

韩氏家族主营海运业 跻身天津八大家

2019年夏天，我结束了在深圳的教学任务，退休回到北京，开始闭门写作我母亲的家族史。我母亲叫韩德常，1915年11月13日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南柳巷25号，是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天成号（一说天盛号）韩家的后人。从清代咸丰初年开始，天津出现八大家，各大家族的姓氏之前冠以堂名字号或居住地点，分别是：天成号韩家、益德裕高家、杨柳青石家、土城刘家、正兴德穆家、振德黄家、长源杨家、益照临张家。韩家元、明二代，天津是漕粮北运的

学生的矿业专家卞寿筵。小女儿韩权华与抗日爱国将领卫立煌结为连理。我对母亲的家族史产生兴趣，其实最早也是源自对母亲的这几个姑姑的好奇。她们最初进入我的记忆时，都已年过半百，但无论境遇如何，却仍保持着娴雅的风度。

母亲家族的许多长辈接受了我的采访，包括在大连的梅祖芬表姨，在北京的二舅妈陶森、卞宽表姨、袁刚表姨以及在美国的三舅妈刘璐等。她们都已至耄耋之年，每次采访时间都在三个小时以上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她们的回忆和讲述构成了这本书最生动、最真实的部分。还有早期的一些准备，比如对外婆高珍的采访录音、对三舅韩德刚的采访录音、对二舅韩德刚的采访录音，这些素材为我勾勒出本书的基本轮廓。但还是有遗憾与自责，我动手太晚了，就在最近这几年，最后一批当事人、见证人，甚至一些相关的历史研究者相继去世，没能留下更多的口述历史。

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，以不同角度的叙事，还原每个具体人物所处的历史现场，发现与挖掘更多的细节。老照片帮了我的大忙。图像的信息量很大，只是需要一双慧眼，不少史料的发现与挖掘都是通过解读图片、人脸识别实现的。在美国的表弟梅佳禾提供了他手中所有的韩家照片。另外，李惠年表姨的孙子从2015年开始，花了五年时间，扫描存储了上百张他爷爷奶奶的老照片，全部转交给了我。

我尝试与先人、前辈对话，打捞他们的个人记忆，为每一个存在过的生命，寻找其独有的价值。对历史的敬畏、对书中所有长辈的理解与温情日引月长。历史就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。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看到这本书。

张伯苓曾谈及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，他们后来成为著名的大学或者中学的校长。他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，另一个就是我的外祖父韩诵裳。

为每个存在过的生命 寻找其独有的价值

韩家后来阴盛阳衰，男丁只剩韩诵裳一人，而五个女儿韩俊华、韩升华、韩咏华、韩恂华、韩权华却各自活出了风采，她们的婚姻又不可避免地将其人生卷入时代漩涡。

大姐韩俊华嫁人“茶叶李家”，丈夫李连普早年赴日本学铜版印刷。韩升华、韩咏华接受过现代教育，韩家老太太为女儿择婿的托付给严范孙先生。严先生为韩家选的两任夫婿，秉承了同样的标准——出身书香门第，曾留学海外，后来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：大学校长。韩升华嫁给了西北大学校长傅增湘，韩咏华嫁给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。留美归来的韩恂华，嫁给了同为留